

TOUXIANG
SILINGYI
DIMOYING

李良杰 著

投向四〇一的魔影

福建人民出版社

5



投向四〇一的魔影

BK41/20

李良杰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投向“四〇一”的魔影

李良杰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12.5印张 2插页 258千字

1981年5月第1版

1981年5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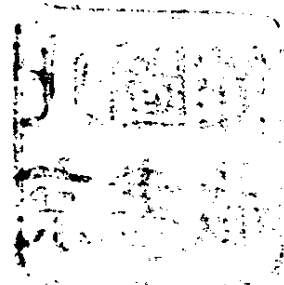
印数: 1—50,000

书号: 10173·215 定价: 0.95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反特小说。

作品反映一九六二年，我公安机关捕获潜伏特务“鸟儿王”所展开的一场特殊战斗。情节惊险、曲折、紧张。有现代科学的特务手段；有扑朔迷离的疑阵陷阱；有打入敌窝的机智周旋；有出人意料的故事发展；有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斗智斗勇。最后，狡滑的“鸟儿王”终于落入法网。



2-47.5
586
3

目 录

一	一个古怪的特务代号·····	1
二	笔记本里的秘密·····	10
三	南京路上的车祸·····	19
四	难解的八十五度角·····	29
五	国际饭店的一幕·····	41
六	侯志杰落网·····	54
七	一次不寻常的审讯·····	65
八	敌人上了钩·····	80
九	一个自称鸟儿王的女人·····	94
一〇	列车上的谍影·····	108
一一	一石激起千层浪·····	121
一二	真假难分·····	134
一三	吕正标露出了破绽·····	147
一四	突然拜访·····	164
一五	旁敲侧击·····	176
一六	准备“接客”·····	190
一七	宋处长被迫下决心·····	204
一八	案情一折三转·····	218



A 783731

1.

一九	戏法在信中演变.....	232
二〇	吕正标将计就计.....	243
二一	强中还有强中手.....	257
二二	明知识破并不惊慌.....	273
二三	鸟儿落网又飞了.....	284
二四	不知他葫芦里卖的 什么药.....	299
二五	敲山震虎.....	310
二六	摸底和反摸底.....	324
二七	奇怪的小房子.....	338
二八	孟和贵两次与任伯和 接头.....	349
二九	诱敌上钩.....	360
三〇	鸟儿又一次惊飞.....	375
三一	笼中之鸟.....	388
	尾声	

一个古怪的特务代号

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九六二年深秋。

这天晚上，侦察员吕正标协助兄弟小组完成外线任务刚回局里，正要去吃晚饭，他的助手时正红追到食堂门口，把他叫住，说处长在办公室等他，要他吃过饭就去。吕正标问她，处长找自己有什么事情，时正红眨巴着秀丽的眼睛，摇了摇头。吕正标又问她到哪里去，她微妙地一笑说，“首长”要出门，她去准备汽车。从时正红的神态上，吕正标猜想处长找他一定有重要任务，顿时精神大振，饭也不吃，就飞一般地朝五楼奔去。

处长宋一江是个上了年纪的人，体格壮实，矮胖。他精力充沛，从不知疲倦，显得和他的年龄不大相称。此刻，他背着双手在屋里踱步，沉浸在自己的思索里。吕正标走进办公室，他一点也没有发觉，仍然在窗前踱来踱去。

“处长，你叫我？”吕正标站了好一会，忍不住打破了他的沉思。

宋一江抬头看了眼吕正标，从办公桌上拿起一份内部通报，抖了抖，问吕正标道：“这份通报，你看过没有？”

吕正标走过去一看，那是两个月以前，我东海军民全俘

一股美蒋武装匪特的通报，这个情况，他早已记在自己的笔记簿里了。于是，就点了点头，表示看过了。

宋一江浓黑的眉毛耸动了一下，稍微提高了音调说：“我知道你看过了。不过，这十二名匪特，在我海军的包围下，十一个举手投了降，还有一个却朝自己胸口开了一枪，大概是想‘不成功则成仁’吧——这个细节，你注意了没有？”

吕正标仍然点点头，忍住没有说话。他知道，处长在没说完自己的意思以前，是不希望别人打岔的。

“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伤犯的伤医治好了。”宋一江接着说，“在我们政策的感召下，他表示愿意向我们交待他真正的身份与潜回大陆的任务。我同你们科长打过招呼了，准备把这个任务交给你。”

处长布置任务，下达命令，总是十分简洁明确，给人有充分发挥思想的余地。吕正标想了一想，问道：“伤犯现在在哪里？我可以去审讯吗？”

“哈哈，我就知道你坐不住了。”宋一江笑了起来，他很欣赏吕正标雷厉风行的作风，“好，马上就走，我跟你一起去。”

宋一江在穿大衣的时候，进来了一位三十多岁的中年人，身材颇长，两眼炯炯有神，浑身充满着活气，一副精明能干的样子，这便是侦察科长白祖汉。

“处长，老何来电话，”白祖汉一进屋就说，“叫你马上到罗老家里去一趟！”

老何，名叫何瑛，是宋一江的爱人，四〇一工委的党委

书记；罗老，即科技界享有盛名的罗青云，四〇一工委的总工程师。宋一江同罗青云是老朋友，平时常来常往。他要白祖汉代他打只电话给老何，说明一下情况。

“在电话里我已告诉老何，说你要去提审一个重要的案犯，”白祖汉说，“但她固执得很，一定要你马上去，简直是对我下命令哩。”说着欢愉地笑了起来。

宋一江皱了皱眉头，略微思索了一下，对吕正标说：“那我就不去了。车子已经准备好，介绍信在小时身边，你们快点去吧！”

吕正标离开办公室，来到大门前的广场上，时正红按响着汽车喇叭，向他打招呼。他急忙地奔过去，刚奔到车前，车门就打开了，一张苹果般的脸从驾驶室的玻璃窗里伸出来，打趣地说：“首长，请上车吧。”

他们驾驶着银灰色的顺风牌轿车，风驰电掣般地向上海北郊驰骋。半小时光景，他们来到了吴淞镇，汽车向右拐进了一条林荫小道，小道的尽头，靠近江边有一所海军医院。

在医院门口有一位海军军官等着他们，把他们领进一间宽敞的屋子里，一边倒茶，一边说：“伤犯就在楼上一间单人病房里，你们稍微休息一下，就可以进行审讯。”

吕正标发现沿墙的长条凳子、桌子上摆着许多杂物，他好奇地问道：“这些大概是缴获物吧？”

证实都是些缴获物之后，吕正标饶有兴趣地走过去，一件件察看起来。这里有武器弹药，有伪造的证件、粮票、钞票。当吕正标发现一个笔记本，拿到手里看时，站在一边的海军军官说：“这个本子就是从那个伤犯身上搜出来的，不

过，都是空白的纸头。”

吕正标听说这个笔记本是从那个伤犯身上缴获的，便认真而仔细地审视着。笔记本果然全是空白的，其中一页上曾经写过什么，但又擦去了。这更加引起了吕正标的注意。他决定在审讯以前，先搞清楚这个笔记本。他知道，特务差不多都是使用隐形墨水的，那种墨水多数在加热后就会显露字迹的。铅粉溶液做的会显出黑色字迹；硝酸铜做的是红色字迹；硝酸镍做的是绿色字迹；而葱头汁做的则是鲜褐色字迹。于是，他端起刚刚倒进沸水的茶杯，一页一页地去烘那笔记本，但是没有引起任何反应。虽经反复试验，还是没有显露字迹。但吕正标并没有放弃对它的怀疑，他也知道，近些年来，海外特务机关已经研究出许多新的密写方法。他向海军军官说明情况后，就将笔记本交给时正红，准备带回去送技术科化验。

吕正标又继续审视了一会儿缴获物，就离开了房间，去审讯俘虏。

在海军军官的陪同下，他们登上了三楼，走进一间灯光明亮的病房。房间里只有一张病床，放在屋中央，伤犯正斜靠在枕头上。这时，他见海军军官领着两个穿便衣的人进来，连忙挺起身来坐坐正，微微垂下了脑袋。

海军军官指着吕正标和时正红，对伤犯道：“这两位是公安局的。他们代表政府来审问你。你要彻底坦白交待，争取从宽处理，将功赎罪。懂吗？”

伤犯有点紧张起来，身子挺得更直了，慢慢地抬起头来，当他的眼光与吕正标的眼光相遇时，浑身明显地战栗了

一下，从他脸上反映出来的神情看来，似乎他在心里吃惊地叫了一声：“啊——”而他却把嘴紧紧地闭着，又似乎是不让声音漏出来。他那惊愕的眼光一直在吕正标脸上转游，好一会儿，他那脸上由于惊愕而紧绷着的肌肉才松弛了一些，跟着松了口气。

吕正标发现了伤犯这种异乎寻常的表情，一时猜不出什么原因，又用心观察了一会，才在早已预备好的审讯椅子上坐下，待时正红摊好审讯记录纸，就用浓重的广东口音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犯人叫陆……陆春……山……”伤犯声音颤抖地回答道。

“几岁？”

“虚年三十。”

“什么地方人？”

“上海。”

吕正标猛一听到陆春山这个名字，感到很熟悉，但想来想去记不起来。他眼睛眨了一下，忽又垂下眼皮，在记忆里尽量搜寻着。吕正标在公安局里是个有名的“活字典”，对于海外敌特机关的演变情况，一些重要特工人员的历史和现状，记得十分清楚。尤其是对于在海外从事特务活动的上海人，他更是瞭如指掌。他想，自己的笔记簿里一定会有陆春山这个名字的，也许是个小人物吧，所以印象不深了。然而没有多久，他到底想起来了。对啦，发电厂的老工人陆阿桃，有个儿子小名叫春生，大名就叫陆春山。记忆的闸门一打开，他平时掌握的情况，一下子都涌到他的脑海里来了：

一九四七年陆春山十三岁的时候，跟随邻居到香港去看舅父，他从九龙上岸后就坐三轮车去香港，途中三轮车被双层电车撞翻，邻居老大爷当场丧命。陆春山也没找到舅父，最后流落街头，被收进了难民所。一九五二年，特务机关到难民所选人，把他选上了，名义上是送他进工厂，实际上送进了特务训练班。受训三年毕业后，陆春山被留在这个“特种技术训练班”做教官，后来又“到大陆工作处”混过几年，前不久派到香港“张松站”，专门从事对我江浙两省搞派遣活动。现在这个不大也不算太小的特务分子，亲自跑回大陆，而且还要由武装匪特护送，他来干什么呢？

“陆春山，你老实交待，谁派你回大陆的？”吕正标从思索中抬起头来问。

“中央情报局。”陆春山已经镇定下来，改用纯粹上海口音回答说。

“你不用抬高自己的身价！”吕正标故意刺了他一句，嘲弄地说，“你不过是张松站的一个特工人员嘛！”

陆春山见吕正标一下子报出了他的“家门”，对他如此了解，不觉吓了一跳。过了一会，他用疑惧的眼光在吕正标脸上瞅了瞅，那眼光在吕正标右嘴角停留的时间最长，渐渐他的眼光从疑惧变为自信，噤噤地说：“长官说得不错，犯人本来是在香港‘张松站’混日脚，上月才被召到台湾，接受派遣任务的……”

“台湾派你回大陆的任务是什么？”吕正标冷冷地问。

“取情报。”

“取什么情报？”

陆春山一愣，游移不定的眼光在吕正标脸上溜了一下，结结巴巴地说：“不太清楚，好……好象是你们新试制的一种武器，叫四〇一工程方面的情报……”

这使吕正标马上想起三个月以前的一件事情，海关从一个英国籍的中国船员的皮带里查获了一张微型胶片。据那船员说，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那是在回大陆前，香港一个酒吧间的经理找到他，要他回大陆后，于某月某日到上海虹口公园瀑布下面的石缝里取一个塑料管，安全带回香港，他愿出三万港币。后来经过查对，这个微型胶片，拍了四〇一工程的二号零件图。这说明海外敌人早就在窥视四〇一工程了，而且已经获取了一些情报，只是由于情报无法取去，所以这次才派陆春山来。不过，吕正标对自己的分析还不大放心，他想证实一下。于是，他哈哈大笑起来，笑罢，说道：

“陆春山，你显然是在撒谎！四〇一只不过是一般的常规武器，怎么会引起你们这样大的兴趣？”说完就盯住陆春山的长脸。

陆春山顿时变了脸色，但却显得非常诚实的样子，急忙说道：“长官，我……我是很老实的！我也不知道四〇一是什么东西，但确确实实引起了台湾当局的重视，而且……据说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很注意，迫切想捞到这方面的情报……”

吕正标很用心地打量了一下陆春山，冷笑一声，转了话题，问陆春山道：“你来上海，向谁取情报？”

陆春山说：“上面没有明确交待，怕我们中途出问题。不过，听口气，好象是一个代号叫‘鸟儿王’的人。”

吕正标重复了一次这个古怪的特务代号，朝时正红瞥一

眼，见她记下了，便严肃地说：“你为什么总是好象好象的？取什么情报，好象是四〇一；向谁取情报，好象是鸟儿王，这样交代是不行的！要想得到宽大处理，就必须老老实实，爽爽快快地，彻底交待！”

陆春山说：“我……我是老实的呀！在长官面前我哪敢说谎，象我这样的人，他们是不会告诉详细内情的。我能够知道这点，还是因为向我布置派遣任务的那个人，酒喝多了，充大亨，摆资格，说豁边了，我才了解的……”

吕正标接着问：“向你布置派遣任务的是谁？”

陆春山说：“好……好象叫侯志杰——”

吕正标打断他的话，沉下脸说：“为什么又是好象？”

陆春山被吕正标的责问弄得慌了神，眼珠子滴溜溜地转动了一会，讷讷地说道：“我……我对他不太熟悉，谈话时又没有人介绍。只是前几年，我在特种技术训练班受训时，他去训过一次话，有这个印象，他好象叫侯志杰。”

吕正标略微思索了一下，一时未能想起侯志杰的来历，便问陆春山道：“这个侯志杰在中央情报局担任什么职务？”

陆春山摇摇头，一脸的苦相。

吕正标见在侯志杰这方面问不出多少情况，重新拾起了搁在一边的话头，问道：“这鸟儿王，真名叫什么？在哪个单位工作？”

陆春山惶惑地摇摇头。

时正红用笔杆在桌上敲敲，以引起犯人对她说话的注意，待陆春山把一张慌悚的脸孔转向她时，就提高音量说：“你既不知他真名实姓，又不知他单位，那你怎么与他联系？”

陆春山道：“按规定，于十二月一日中午十二时正，在南京路中百公司门口，与他接头……”

吕正标感兴趣地问：“怎样接头？”

陆春山回答道：“按规定，这天中午十二时正，我靠在中百公司门前的铁栅栏上，一听到无线电里报时，我就从手腕上取下手表，拨准时针，这时有人会来问我：‘你这只表是什么牌子？’我回答说：‘海上霸王。’那人说：‘不对吧，是空中霸王吧？’我必须回答说：‘你真识货，你大概戴过海上霸王吧？’那人回答说：‘是呀，我有一只海上霸王，你要买吗？’我必须回答说：‘不，我要买一只国产货，你有吗？’那人说：‘有，你跟我来吧。’——这就是接头时的暗语……”

吕正标说：“你还有什么要向政府坦白交待的？”

陆春山说：“就……就这些，我是很老实的，知道的全交待了。”

吕正标盯住他看了一会，带着不信任的声调说道：“你应该交待的都交待了吗？一点没有隐瞒？”

“如果有半点隐瞒，”陆春山显出非常老实的样子说，“那就罪加一等！”

吕正标笑了笑，猝然拿出那个可疑的笔记本，扬一扬，严厉地说：“这个你可就没有交待！”

象被火星子烙了一下，陆春山身子打了个哆嗦，脸上顿时罩上一层辩白不清的沮丧的神情，结结巴巴地说：“这个本子，是那个姓侯的要我带给接头的人的。我看了一下，里面全是空白纸头，我也犯疑，估计一定是密写，但我采用了各

种方法也没有能使里面的字迹显露出来。我的交待如果有一句虚言谎词，你们——”忽又改口道，“政府就枪决我！在这一点上，我是无罪的，请政府明鉴……”

吕正标当然不会轻易的相信他，又追问了一会，见陆春山一口咬定不知道，他不愿在这件事上浪费时间，就结束了这场审讯。

回到局里，已经是晚上十点了。处长去罗青云家里尚未回来，吕正标要时正红将笔记本送技术科去鉴定。这时他才觉得肚子饿了，便向食堂走去。

二

笔记本里的秘密

吕正标走后，宋一江就和白祖汉一起到罗老家里去了。

“四〇一”工委宿舍，地址在上海市南郊一条幽静的马路上。那里白天行人就稀少，入夜更静得出奇。宿舍四周有很高的围墙，围墙上面还有铁丝网。大院里面居住着几百户人家，都是四〇一工委的科技人员，偌大的院子，只有一个进出的大门。门是铁门，设有门卫，白天进出盘问极严，一近黄昏，黑漆的大门便关得紧紧的。

他们乘坐的汽车停在门口，司机揪了一下喇叭，只见铁门当中开了一扇小门，出来了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他叫任

伯和，是宿舍的管理员兼门卫。他虽然年近六旬，眼睛却很好，记性也不差，他见门外的汽车不是工委的，照例盘问起来了，温和地说：“同志，你们是哪个单位的，找谁呀？”

白祖汉说：“我们是公安局的，来看看罗青云同志。”

“有介绍信吗？”

白祖汉将工作证递过去。

任伯和就着灯光看了看，还给了白祖汉，就势朝车里张了张，随便地问了声：“里面的同志都是你们一起的吗？”说着，便去拉开铁门，让汽车进了大院。

大院里面，是一幢幢按照各个国家式样建造的小洋房。罗青云独住一幢英国式的花园洋房。楼下除卫生间、贮藏室外，还有一个宽大的会客室。会客室外是宽敞的阳台，阳台外面是后花园。二楼和三楼是寝室。

宋一江他们敲门进屋后，由罗家老保姆张妈把他们领进了罗青云的寝室。室内除了罗青云和何瑛，还有个年近五十的中年人，叫石文生，四〇一工委的设计主任，他是罗青云的女婿。

宋一江一进寝室，就见罗青云面色苍白，疲倦地躺在床上，不住地呻吟着，不觉惊诧道：“啊呀！原来罗老病倒啦？”

何瑛朝丈夫瞥了一眼，焦急地说：“如果是病倒了，也就不会惊动你们这些大忙人啦……”

罗青云握住宋一江的手，苦笑了一下，说：“今天我回家时，在路上遇到一个拦路抢劫犯，抹去了手表，掏去了钞票，这还不算，最后还不明不白地孝敬我几拳——”说着又